

# 印度和印度洋

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

潘尼迦著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印度和印度洋

略論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

潘尼迦 著

德隆 望蜀 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K. M. Panikkar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Indian History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62

根据英国乔治·爱伦和恩文有限公司  
1962年英文第二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印度和印度洋

略論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

[印] 潘尼迦著

德隆 望蜀 译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三) 0.34元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 $\frac{1}{8}$  · 字数 64,000

1965年4月第一版 1965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60

##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印度洋	12
第二章 印度洋上的印度时代	24
第三章 欧洲人来了	33
第四章 葡萄牙人的海权	41
第五章 帝国争夺战	52
第六章 英国的内湖	69
第七章 第二次大战后的印度洋	79
第八章 結論	89

## 导 言

凱雷丁·巴巴罗沙<sup>①</sup>曾向苏萊曼<sup>②</sup>苏丹說过，“誰統治海洋，誰很快就会統治陆地。”最能证明这一条道理的，莫过于印度的历史。印度过去曾遭受过許多次来自陆上的侵略与征服，但是这种侵略与征服所导致的短时期的政治变化或新朝代的建立，很快就民族化和印度化了。实在可以說，在十六世紀初印度失去海权以前，她从来没有丧失过她的独立。

下面，我們想探索印度洋对形成印度历史的影响，并討論制海权对印度前途的重要性。在关于保卫印度問題的討論中，向来有一种忽視海洋的偏向。討論是在这样一个假設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印度的安全純系西北边疆的問題，是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陆軍，来抵抗越过兴都庫什山的侵略的問題。这完全是一种对印度历史的片面看法。当然，历来对印度的侵略，大多数确是从那方面来的；将来，来自那个地区的侵略也还会有。所以西北边境，乃至东北边境，仍然会成为保卫印度的重要战略区域。不过，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們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紀起，印度洋就成为爭夺制海权的戰場，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

---

① 凱雷丁·巴巴罗沙(Khaidreddin Barbarosa)是十六世紀初土耳其著名海盜，曾在地中海上橫行一时。1536年被任为土耳其艦队总司令。——譯者

② 苏萊曼(Suleiman, 1494—1566)，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他的艦队曾到过印度。——譯者

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

不错，直到十六世纪初，有关印度洋的问题并没有提到大陆的历史上来。理由是很明显的。首先，直到十三世纪中期，印度的海域都控制在印度人手里，大洋上还没有出现过能够向印度的控制权挑战的强国。朱罗<sup>①</sup>的海军垮台以后，接着起来掌握海上霸权的阿拉伯人，只是航海商人，他们并不是国家政策的工具；也得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政府的支持。总之，在葡萄牙人到达卡利卡特<sup>②</sup>以前，印度海洋上没有出现过任何海权国。

瓦斯哥·达伽玛和他的后继者带到印度史里来的，是一种独霸海洋的要求，这个概念跟亚、欧两洲过去所公认的“自然法则”完全不相一致。为了坚持这种要求，葡萄牙组织了力量，阿方索·阿布奎克<sup>③</sup>征服了索科特拉岛、霍木兹海峡、马六甲，又在印度建立了坚固的基地，然后确立了海上霸权。那种霸权是葡萄牙国王根据教皇卡立克司图斯三世的诏谕提出来的。从那时到今天，印度洋就支配了印度。莫卧儿人的声威不可一世，却无法掩饰他们在海洋上的束手无策，亚格伯<sup>④</sup>本人眼见海岸上的葡萄牙人阻挠帝国的贸易，骚扰前往麦加朝圣的交通，也只好忍气吞声。在中亚细亚传统影响之下的莫卧儿人不认识海洋的重要性。只是在江吉拉的悉狄人表示愿意效劳，进攻新兴的马拉塔

---

① 朱罗 (Chola)，是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南印度的一个王国。——译者

② 卡利卡特 (Calicut)，是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上的一个海港，今称科泽科德。——译者

③ 阿方索·阿布奎克 (Alfonso Albuquerque, 1453—1515)，葡萄牙的军人和政客，葡萄牙的印度帝国的创立者。——译者

④ 亚格伯 (Akbar)，十六世纪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译者

海軍的時候，奧朗則布<sup>①</sup>才勉強答應組織一支適當規模的艦隊。總的說來，莫臥兒對海洋的看法，就是俄馬爾哈里發<sup>②</sup>的看法。俄馬爾在征服埃及的時候，他的將軍告訴他說，“海洋是一隻巨獸，傻瓜們坐在上面，就像蟲兒爬在大木頭上一樣。”<sup>③</sup>他就下令，沒有他的命令，任何一個穆斯林都不得在那種難以駕馭的東西上面冒生命的危險。結果，就在莫臥兒大帝國二百年統治期間，不但外國人完全控制了印度洋，而且隨着莫臥兒勢力的發展，另外一些國家也就同時為徹底征服印度打下了基礎，這種征服比當時任何陸上強國所能想像到的還要徹底。

等到印度統治者們認識到海洋的重要性時，已經晚了。西瓦吉<sup>④</sup>離葡萄牙的基地果阿相當近，不會不了解海洋的重要性，而且他確實提出過擴充海軍的政策，這種政策在馬拉塔政權全盛時代，在康坎<sup>⑤</sup>海域是起過支配作用的。海德爾·阿里<sup>⑥</sup>也不是不懂得海洋的重要性，他跟巴里·德蘇弗倫<sup>⑦</sup>締結的協定就是明證。不過，到了西瓦吉時代，制海權早已轉入荷蘭人和英國人手里；到了海德爾·阿里時代，

① 奧朗則布 (Aurangazib, 1618—1707)，也是莫臥兒帝國的皇帝。

——譯者

② 哈里發 (Khalifa)，是伊斯蘭教世俗和宗教統治者的稱號。俄馬爾 (Omar, 581—644)，是公元七世紀阿拉伯國家的哈里發，他在位時曾建立過強大的伊斯蘭帝國。——譯者

③ Stanley Lane Poole, *Barbary Corsairs*, p. 7.

④ 西瓦吉 (Sivaji, 1627—1680)，印度馬拉塔人反對莫臥兒統治的領袖，曾建立馬拉塔國家。——譯者

⑤ 康坎 (Konkan)，是孟買一帶海岸的名稱。——譯者

⑥ 海德爾·阿里 (Hyder Ali, 1728—1782)，印度抗英名將。

——譯者

⑦ 巴里·德蘇弗倫 (Bailee de Suffren, 1728—1788)，法國海軍將領。——譯者

英国已经成为印度洋上毫无疑问的霸主，尽管德苏弗伦的卓越的才能曾经一时掩盖了这个事实。

在一百五十七年间(从1784年德苏弗伦逝世到1941年新加坡失陷)，支配印度历史的制海权悄悄地完成了。由于印度洋成了英国的一个内湖，所以不发生海权的问题。当时，就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正常，谁也不想去探索印度洋跟印度国防的关系。结果，重点全放在陆地边疆上了，于是，印度的国防就只不过是西北边疆维持一支强大的陆军罢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世界海军的竞争成为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就使得英国认识到建立分区海军的重要性。因此，皇家印度海军建立起来了。作为一支战斗的武装队来看，它更像是一种象征和一个开端，因为在印度洋里，难以想像有谁真能在那时向英国霸权挑战。如果真有这样一种挑战，那也只能是英国海军力量垮台的结果。而在那种意外情况下，在印度建立的任何海军对保卫印度都不会有什么大作用。所以皇家印度海军的直接目标，不过是在印度建立一支部队，承担海岸巡逻任务，同时在印度创造一个海军传统而已。

开端的确有了，但是从下面有关海军上将费茨赫伯特一篇讲演的摘要中，可以了解印度海军是在什么条件之下发展起来的：

“他刚到印度时，眼前的景象真是令人丧气。当局一点也不注意海洋。他把自己比作《天路历程》<sup>①</sup>中的基督教徒，他发现黑暗势力像一座结结实实的方阵——

---

① 《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是英国传教士兼作家约翰·班宁(John Bunyan, 1628—1688)的宗教小说。——译者



样，排列在他前面，遮断他的願望。那願望就是要告訴印度，海洋对于她是多么重要，她又是多么需要一支現代化的战斗的海軍。

“他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工作的：印度政府机关告訴他，印度破了产；国防預算少得很，而且要集中使用在不包括海軍和空軍在內的軍事方面，所以他只得单独奋斗下去。他从头开始，逐步前进。他弄到一些捐款，恰特菲尔德委员会帮了他很大的忙。这支海軍只有五只小船，其中两只还是游艇改装的。可是等他离开时，已经有了九十只現代化的战船了。开头只有一千二百名官兵，他离开印度时，已经有了两万三千人。他很想替莫尔司渥斯將軍作个更正，因为皇家印度海軍扩充了1800%。……皇家印度海軍扩充得又快又多，他的主要困难是在訓練方面。校舍可以盖，新兵可以招，但是找不到那么多受过訓練的教官来适应这种大发展；然而他的教练人員完成了奇迹，他們干得出色极了。尽管他們全都希望到海上去跟敌人作战，他們却留在学校里，把工作做得非常好，跟得上訓練的需要。他簡直无法表达他对訓練人員的感激。

“关于船只的扩充，他制訂了建設計劃，按照那个計劃，印度每一个造船架上都排得滿滿的；一只船才下水，另一只船的龙骨又放了下去。他得到造船专家等的大力合作，克服了一切困难。問題都是新的，但是他們負起責任，他非常感激他們。船在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美国造了起来，而且陆续服役了。等到計劃完成时，皇家印度海軍里，不是五只船，而是二百五十只現代化的船只了。招募兵員的速度是每月一千人，所

以他的两万三千人这时快接近三万的額数了。他还修建了两个大的海軍基地，三个較小的基地也都有了現代化小型海軍基地所必需的設備。他不仅注意到了船只和人員，并且注意到了房舍問題。

“現代化的海軍需要很多技术訓練学校。他离任时，心里很高兴，因为他知道印度的海軍已经具备一支战斗海軍所必需的各种类型的技术訓練学校，培养着必需的、訓練有素的官兵。

“讲到皇家印度海軍在海上的成績，費茨赫伯特海軍上将說，那些船只都参加过战斗，或者在大西洋战役中协助过作战。它們向东活动到新加坡，向南活动到澳大利亚。它們遭遇过敌人、敌人水雷和敌人炮火的攻击，却干得很出色。士兵們坐的船也沉过，但是在任何情况之下，他們的行為都符合帝国海軍在艰难困苦时期所应有的崇高传统。”<sup>①</sup>

皇家印度海軍在这次战争中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印度史上光輝的一頁。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登陆的那一次海战中，登上波斯司令官的炮舰，开枪打死那位司令官的，就是生在过去海軍活动中心地卡利卡特的一位印度軍官。

从战船和战斗人員的角度看，一支海軍，不管組織得多么好，要是沒有一支庞大的国家商船队作輔助，在海洋上就起不了大作用。十九世紀的公海上，看不見印度制造的船只。因为包括印度沿海在內的印度洋的商运，全給外国資本垄断了。像費茨赫伯特海軍上将着重指出过的，当局对海洋毫不注意，这从德里和西姆拉两地人士对印度航业的

---

<sup>①</sup> *Asiatic Review*. January, 1944, pp. 8 and 9.

态度中，看得再清楚也沒有了。他們对印度航业先則敌視，后則漠視。照他們看来，印度人要建立一支国家商船队的打算，充其量不过是白費气力，因为已有的英国公司服务得更有效，而且或許更合算。在印度的欧洲人則把建立商船队的打算看作反英情緒的明显例证和种族仇視的表现。所以辛迪亚汽船航运公司爭取在印度洋和孟加拉湾分担一部分海上交通的斗争，实在只是費茨赫伯特海軍上将为皇家印度海軍利益而斗争的一个部分。印度深深感激納罗丹姆·莫拉尔吉，他不顧那些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发展了印度的商船；印度也深深感激費茨赫伯特海軍上将，因为他力排众議，把只有五只小船的一支海軍，在短短五年中，变成了拥有二百五十艘軍舰，能把印度国旗带到远洋的一支战斗队伍。

对陆上防务，特别是对印度來說，海軍力量的真正任务是什么呢？在英国称霸海洋的全盛时代，海軍上将馬汉<sup>①</sup>曾指出过海权在形成世界史的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許應該記住，英国是个强大的島国，她是以海上霸权作为統治世界各地的基础的，她的威力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馬汉的看法难免有些偏頗。今天，钟摆已经摆到了相反的方向。代表陆軍軍事传统的西萊尔·貝洛克<sup>②</sup>毫不犹豫地說：

海上奋斗的徒劳无功“是全部战史上的一个通例，那就是說，在軍事上依靠海軍力量，終久是要失望、使人上当的。历史上的大决战，开头使用海軍的一方，最后总是給陆軍打

---

① 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美国海軍軍官和海軍史作家。——譯者

② 西萊尔·貝洛克 (Hilaire Belloc, 1870—1953), 英国政論家、作家。——譯者

敗；不管你給那个海权国家起个什么名字，迦太基也好，雅典也好，或者腓尼基舰队也好，到头来它总归失败，得胜的是陆权国家。”<sup>①</sup>

陆軍战略家們通常都是采取这种看法的。就連认为世界就是个島屿，強調海权要依靠陆上基地的麦金德尔也指出“汉尼拔是由陆上进攻羅馬海軍在半島上的基地的，而那个基地也是由于陆上胜利才得以保全……英国海軍力量給人的印象太深刻了，于是就有一种傾向，不重視历史教訓，并且因为海洋是一个整体，就认为在海軍跟陆軍的对抗中，一般說来，海軍是必操胜算的。”<sup>②</sup>

海軍力量显然只能征服海洋和守住海洋；只有陆軍才能征服和守住陆地。但是，对于主要交通线都在海上的国家，有了海軍显然有利。就是对于一个陆軍强国，取得制海权也确好处。它可以随意在任何地方登陆、增援，不断地、不受牽掣地从远方运输大批人員。不錯，一旦登陆，起作用的是陆軍；然而就在这种时候，也不能忽視海軍在保护交通、执行有效撤退方面的重要性。亚历山大侵犯印度边疆以后，要不是希腊海軍将領尼尔朱斯有办法，在印度建造船只把軍队从海上运走，他的侵略軍无疑会踏拿破仑大軍的复轍。从那时起，到敦克尔克<sup>③</sup>大撤退，这个論点已经在很多戰場上确定下来了。

就印度来說，應該記住，它是个具有半島特点的国家，而它的貿易主要又依賴海上交通，这就使得海洋对它的命运

---

① *The Crusades* , p.68.

②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ies*.

③ 敦克尔克 (Dunkirk) , 法国北部的海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軍在法国北部被德軍击败后，从这里撤到英国。——譯者

大有影响。尽管从海上征服一个有基础的陆上强国不大可能——尤其是当我们想起，莫臥儿帝国崩潰之后，才有人敢去征服，而且費了不下一百年的时间（从阿尔科特之围到击败錫克人），才完成这次征服的时候——可是，印度的经济生活将要完全听命于控制海洋的国家，这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还有，印度的安全也要长期受到威胁，因为如果陆上防地被一个掌握海权的强国占据并处在它的海軍炮火掩护之下，不是轻易就可以从陆上攻下的。莫臥儿費尽了力气，并没有消灭掉几个小小的受到海軍保护的居留地。西班牙的陆軍连续进攻，也没有拿下直布罗陀。如果说新加坡是从陆上攻下的，那只是因为当时的制海权早已丧失了的缘故。印度有两千英里以上开闊的海岸线，如果印度洋不再是一个受保护的海洋，那么，印度的安全显然极为可虑。

但是印度洋能不能再成为一个受到保护的区域呢？海軍上将馬汉十分强調的“海洋之不可划分性”的学說也許会使我們认为，如果任何国家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建立了绝对霸权，印度洋正如其他海洋区一样，势必感受到它的压力。不过，不可划分的海洋不再是不可划分的了。空軍力量在控制海洋方面构成了一个新的因素。它能够超越海洋，它的威力給陆权国家平添了一种武器，其范围和效力势必引起战略部署的重新安排。掌握了天空，对重要領海的控制就比较容易了，因此海洋空間的价值也就得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来加以考虑。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布置下海空軍基地，造成一个环绕印度的钢圈，又在圈内建立一支力量强大、足以保卫内海的海軍，那末，对于印度的安全与昌盛大有关系的海洋就可以受到保护，变为一个安全区。孟加拉

灣內的島嶼有了适当的設備和保護，內海里又有一支相當強大的海軍，對於印度極為重要的印度洋的那一部分，就能重新獲得安全。

幾乎不需要說，這樣一種印度洋政策，只有在印度與印度洋區域諸國密切合作和聯繫之下，才有可能實現。英國已經從印度大陸撤退，但是並沒有從印度洋撤退。她有一條從亞丁到新加坡的防線，這條防線使她有效地控制了印度洋。而一個獨立的印度，卻無法獨力擔當這個重任。即使她有資格這麼做（顯然她是沒有的），英國本身在印度洋的利益是太多了，除非吃一場大敗仗，她是不會從這個區域撤退的。所以為了印度的利益，同樣也為了英國的利益，印度洋必須由印度和英國共同努力加以保障。英國和印度應該籌設一個機構，以便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

在以後諸章中，我不但想考察過去印度在航行和控制這個海洋區域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歐洲諸國控制印度洋的影響，並且還想考察一下，如果英國在這個區域的海軍霸權受到任何國家挑戰的話，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印度的前途無疑將要決定在海洋上。它跟印度洋的發展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印度不能採取那種自私的觀點，認為控制海洋是英國的事，認為我們的自由可以在一個魔法般的保護圈里成長發展。

我們的視線給一種外來的和平主義思潮弄得模糊了。非暴力當然是一種偉大的宗教教義，但是那種教義，在印度拒絕跟着釋迦牟尼走的時候，就被丟開了。印度的精神向來就是積極肯定，而且在必要時，不惜以武力去肯定正義的精神，這在印度歷史的各個偉大時代里尤其如此。羅姆章德拉<sup>①</sup>在印度宗教里所代表的並不是非暴力與和平主義，它

代表的是对正义的积极肯定。訖里史那<sup>②</sup>也不代表非暴力。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和平主义一直跟印度教徒結了不解之緣，但是除了印度教徒的良知早就拒絕的佛教和耆那教那說以外，我們还不知道和平主义在印度教义中究竟有哪些宗教基础。一旦我們擺脫了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正視事实，我們就会明白，只有下定决心，不惜任何牺牲，担負起我們的担子，积极保卫为我們的安全所系的那些地区，印度的自由才能得到維護。我們的祖先早在紀元前，就征服了索科特拉島，并且在太平洋中建立了一个历时一千五百年的帝国，那么，我們也应该像他們那样，把我們的目光轉向印度洋。

---

① 十三世紀时代印度中部高原上一位帝王，以投降敌人将貴重庫藏作为賠償而著名。——譯者

② 訖里史那 (Krishna)，是印度教的三大神之一毘湿奴 (Vishnu) 的第八化身。——譯者

# 第一章

## 印度洋

地理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只是到现在才受到广泛而普遍的承认。作为战争的侍婢和政治纲领的指南的地缘政治学，也许是现代的一种冒牌科学，但是早在纪元前四世纪，在橘底利耶<sup>①</sup>的著作里，就有关于帝国的边界和土地的定义了。他下的定义说，“(帝国的)领土就是土地：也就是说，在喜马拉雅山和海洋之间，绵延九千个约雅纳 (Yojanas)<sup>②</sup>，向北倾斜的那个地区。”地理因素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它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争论，尽管它现在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科学以及在不同情况下的细致研究，只是一种新的发展。

就是关于地缘政治学这门现代科学，印度也能以先驱者自居。从华伦·哈斯丁斯<sup>③</sup>时代起，英属印度就为陆地边界怎样划得正确这个问题作过许多考虑。马考姆<sup>④</sup>、迈特卡夫<sup>⑤</sup>、厄尔芬司东<sup>⑥</sup>等人，对此都有研究。不过给边界问题打下了科学基础，并且把它作为值得郑重研究的题目，强调了它的重要性的，却是寇松勋爵<sup>⑦</sup>。跟他有联系的人

---

① 橘底利耶 (Kautilya Vishnugupta)，别名闍那迦 (Chanakya)，印度孔雀王朝 (Maurya) 旃陀罗笈多王 (Chandragupta) 的大臣。其名著有《利论》(即“治国安邦术”) (Arthashastra)。——译者

② 印度古代丈量，每单位等于九英里。——译者

③—⑥ 均前英属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分子。——译者



們，如杜兰、霍迪奇、荣赫鵬都是地緣政治学的理論家。不过他們基本上都是大陆派。寇松勋爵本人也只把海洋当作一条边界，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領区来考虑的。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闡述他的見解如下：“就是因为中間隔着海洋，英国才失掉了美国；荷兰和葡萄牙才失掉了它們的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拿破仑跟羅馬一样，在埃及历尽了艰难困苦；法国和奥地利在墨西哥的冒险以大失敗告終；西班牙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屬地几乎在一天中就被夺走。”印度洋自然引不起他和他那个学派的兴趣。对海洋問題不感兴趣竟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印度甘願放弃亚丁（这是控制印度洋区的咽喉地）的管理权。

如果印度本身对印度洋問題都不感兴趣，那么，其他国家地緣政治学家不予重視，也就不足为怪了。德国的思想家們异常注意考察地理問題，他們为了探討凡是控制了欧洲大陆中枢的，終必掌握海陆空的控制权这个观点，簡直給世界战略問題迷住了。大有資格以这个新学派的締造者自居的麦金德尔也是以同样的观点来考虑亚欧大陆的，于是印度洋只被当作“海島世界”的一个连接区，而在那个世界上，唯一有效的政治边界是太平洋和大西洋。結果，印度洋中的地利問題，从来沒有人认真研究过。另一方面，豪紹弗却在他的《太平洋的地緣政治》一书中，把太平洋考察得异常仔細，这本书实际上成了日本的海軍战略教科书。大西洋也一直是专题研究的題目。太平洋战争前的一百年間，印度洋就是一个禁区，国际竞争是排除在圈外的，这也许就是造成忽視的一个原因。此外，从强权政治的观点看，印度

⑦ 寇松（Lord Curzon, 1859—1925），1899—1905年間的英国駐印度总督。——譯者